

## 江淮官話端系字讀塞擦音的語音變化\*

陳筱琪\*\*

(收稿日期：109年1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4月24日)

### 提要

江淮官話端系字逢蟹開四、止開三韻母時讀塞擦音聲母，音變是：ti > ti<sub>z</sub> > tsi<sub>z</sub> > tsɿ，有的地方是：ti > ti<sub>z</sub> > tɕi<sub>z</sub> > tsɿ。端系聲母塞擦音變化的演變動因來自前高元音韻母-i高化後帶來的摩擦特性。元音擦化是高元音持續高化的結果之一，韻母擦化使前頭的聲母也附帶摩擦成分，造成了端系聲母由塞音 t-、t<sup>h</sup>-發展為塞擦音，有的地區發展為 ts-、ts<sup>h</sup>-，有的地區則是 tɕ-、tɕ<sup>h</sup>-。

關鍵詞：江淮官話、端系字、塞擦音化、韻母擦化、語音演變

---

\* 本論文是科技部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基礎及漢語音韻史之流變」(MOST 108-2410-H-029-031-) 研究成果之一，感謝科技部的經費支持。本文投稿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使文中的錯誤和疏漏得以減至最低，特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全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江淮官話分為泰如片、洪巢片及黃孝片，<sup>1</sup>本論文主要討論江淮官話古端系字在特定條件下由塞音變為塞擦音的語音現象，<sup>2</sup>並分析江淮方言的內部差異及音變的演變原因。

江淮官話端系聲母字塞音改讀塞擦音的變化出現在中古蟹攝開口四等以及止攝開口三等字之上，<sup>3</sup>其他韻攝端系字仍讀舌尖塞音t-或t<sup>h</sup>-。目前馮青青（2013：25-27）、<sup>4</sup>馮青青（2017：113-119）、<sup>5</sup>馮法強（2017：45-47、167-170）已有相關的討論，<sup>6</sup>但音變的細節與音變的動因仍有再說明清楚的空間。本論文將在過去的研究成果上，觀察更多的江淮官話資料，並輔以近期至江蘇鎮江、江蘇泰興等地的語言調查材料，<sup>7</sup>更深層的探討江淮官話中古端系字逢蟹開四與止開三的聲母音變問題。

## 二、江淮官話端系字讀塞擦音的現象

馮青青（2013）大規模調查「蘇北方言」。馮青青（2013：25-27）指出，廣義的「蘇北地區」指江蘇省長江以北地帶，這些區域有43個方言點，端系聲母讀舌尖塞音t-或t<sup>h</sup>-，如東海、灌雲、泗陽、泗洪、漣水、洪澤、響水、射陽、江都、寶應等地。<sup>8</sup>但蘇北地區有三個方言點古端系字若逢蟹開四及止開三時，不讀舌尖塞音t-或t<sup>h</sup>-，而是讀塞擦音tç-或

<sup>1</sup> 這個分類主要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1987）所編之《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年），但安徽的桐城、安慶一帶的方言，錢曾怡（2010）《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改歸入黃孝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作修訂《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部分方言區的分布範圍有了些許更動。

<sup>2</sup> 此處僅指中古的「端母」、「透母」、「定母」。

<sup>3</sup> 一般來說，多數漢語方言蟹攝開口三等與四等有相近或相同的韻母讀音，但蟹開三正好沒有端系字，因此此處端系聲母讀塞擦音的現象只出現在蟹攝開口四等字而沒有蟹攝開口三等的字。

<sup>4</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25-27。

<sup>5</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蟹止攝開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中國方言學報》第7期（2017年9月），頁113-119。

<sup>6</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45-47、頁167-170。

<sup>7</sup> 本論文於2019年10月至11月田野調查江蘇鎮江（洪巢片）及江蘇泰興（泰如片）方言，發音人分別是25歲及30歲。以下討論搭配本次田野調查的語音記錄。

<sup>8</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頁25-27。

tɕ<sup>h</sup>-類，這三個方言點分別是：鹽城、建湖、高郵。<sup>9</sup>鹽城、建湖、高郵三處的語音比較如下表一：<sup>10</sup>

表一：江淮官話（洪巢片）蟹止攝讀音比較表

方言點	中古韻攝條件	例字		
鹽城 <sub>鹽都</sub> <sup>11</sup>	蟹開四	低 <sub>端</sub> tɕi1	梯 <sub>透</sub> tɕ <sup>h</sup> i1	題 <sub>定</sub> tɕ <sup>h</sup> i2
	止開三	地 <sub>定</sub> tɕi5		
建湖 <sub>建陽</sub>	蟹開四	低 <sub>端</sub> tɕi1	梯 <sub>透</sub> tɕ <sup>h</sup> i1	題 <sub>定</sub> tɕ <sup>h</sup> i2
	止開三	地 <sub>定</sub> tɕi5		
高郵 <sub>高郵</sub>	蟹開四	低 <sub>端</sub> tɕi1	梯 <sub>透</sub> tɕ <sup>h</sup> i1	題 <sub>定</sub> tɕ <sup>h</sup> i2
	止開三	地 <sub>定</sub> tɕi5		

上表一中，止攝例字很少，因止攝端系字只有「地」字一例。

鹽城古端系字讀塞擦音的現象，蘇曉青（1993：121-122）已有觀察。根據蘇曉青 1988 年至 1990 年間的調查，「雞<sub>蟹開四見</sub>」、「低<sub>蟹開四端</sub>」二字在鹽城境內大多數的地方都是同音的，讀音是[tɕi]，或者「雞<sub>見</sub>」讀[tɕi]，「低<sub>端</sub>」讀[tsji]（聲母為帶舌面化色彩的舌尖音，音值與舌面音雖有一定差別，但當地不少人已不能辨別）。與此平行的現象還有「妻<sub>蟹開四清</sub>子」、「梯<sub>蟹開四透</sub>子」。鹽城鎮、新興、永豐、鞍湖、北龍港、大縱湖、龍岡、義豐等八個地區，「雞<sub>見</sub>」、「低<sub>端</sub>」是不同音的，相關的「妻<sub>蟹開四清</sub>子」、「梯<sub>蟹開四透</sub>子」二詞，在這八個地方讀音也不相同。<sup>12</sup>

不少江淮官話雖然區分/tɕ/與/ts/，但其實舌面音/tɕ/的發音部位有偏前的特性，與北方官話區的顎化音有顯著的語音差異。依據蘇曉青的記錄，1990 年左右鹽城有的方言「低<sub>端</sub>」的音色是「[tsji]，帶舌面化色彩的舌尖音，音值與舌面音雖有一定差別，但當地不少人已

<sup>9</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頁 25。

<sup>10</sup> 本表聲調部分改以「數字」作為調類符號。調類的標示方式為：陰平調 1、陽平調 2、陰上調 3、陽上調 4、陰去調 5、陽去調 6、陰入調 7、陽入調 8。下文討論調類標示規則亦同。

<sup>11</sup> 鹽城市轄區南部的東台、大豐等地，一般歸入江淮官話泰如片方言區。

<sup>12</sup> 蘇曉青：〈江蘇省鹽城方言的語音〉，《方言》1993 年第 2 期（1993 年 5 月），頁 121-122。

不能辨別」，這是因為這些方言的「舌面音」/tɕ/發音部位靠前，與舌尖音的語音差異不太明顯，因此，若「低端」由t-變ts-，其後若又接了-ji，tsj-的音值自然與舌面音頗為相似。<sup>13</sup>

馮青青(2013:26-27)認為，鹽城、建湖、高郵等地在特殊韻母條件下發生了t-、t<sup>h</sup>-→tɕ-、tɕ<sup>h</sup>-的變化，演變條件是-i韻母，因為-i是舌面前高元音，t-、t<sup>h</sup>-聲母受到-i的影響發生了顎化作用，發音部位向舌面靠攏，變成tɕ-、tɕ<sup>h</sup>-，而t-、t<sup>h</sup>-變成tɕ-、tɕ<sup>h</sup>-前，可能先經過舌面塞擦音t-、t<sup>h</sup>-的階段。端系聲母讀t-、t<sup>h</sup>-是古音的遺留，讀tɕ-、tɕ<sup>h</sup>-或ts-、ts<sup>h</sup>-是後起現象，韻母條件在整個音變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若比較1960年《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記錄的鹽城、高郵方言端系蟹開四及止開三字群的讀音，可以發現鹽城、高郵t-、t<sup>h</sup>-變tɕ-、tɕ<sup>h</sup>-是最近幾十年才發生的現象。<sup>14</sup>

馮法強(2017:45-47)提到六安、舒城、合肥、廬江、全椒、含山、無為等皖中的江淮官話，端系字若逢蟹攝開口四等字時有讀舌尖塞擦音ts-類的現象，例字如「低端」tsɿ1、「底端」tsɿ3、「帝端」tsɿ5、「體透」ts<sup>h</sup>ɿ3、「替透」ts<sup>h</sup>ɿ5、「題定」ts<sup>h</sup>ɿ2、「提定」ts<sup>h</sup>ɿ2、「弟定」tsɿ5、「第定」tsɿ5等等。馮法強認為皖中方言端系字的聲母變化與蟹開四韻母的擦化有關，演變過程是：ti > tsi > tsɿ，先是韻母擦化，進而使前頭的聲母擦化，塞音故而變為塞擦音。<sup>15</sup>

又根據馮法強(2017:46-47)的研究，江淮官話泰如片的大豐、泰興、如東、海安、東台等地區，端系字有讀舌面塞擦音tɕ-類的情況，但同樣僅限蟹攝開口四等字，<sup>16</sup>例字如「低端」tɕi1、「底端」tɕi3、「帝端」tɕi5、「體透」tɕ<sup>h</sup>i3、「替透」tɕ<sup>h</sup>i5、「題定」tɕ<sup>h</sup>i2、「提定」tɕ<sup>h</sup>i2等等。音變過程是ti > tɕi。<sup>17</sup>

上述說明可見，蟹開四端系字在泰如片大多讀tɕ-類聲母，但在皖中地區卻讀ts-類聲母。從音變範圍來看，兩區的中古聲母、韻母條件相同，演變結果卻不一樣，這是什麼原因？

不過，馮法強(2017:47)另外提到泰如片的姜堰方言，這個方言蟹開四端系讀ts-類，韻母是-ɿ，且不僅是端系字，所有聲母的字韻母都變為舌尖元音了，例字如：「批滂」p<sup>h</sup>ɿ1，「米明」mɿ3，「泥泥」nɿ2。江蘇泰如片姜堰方言的讀音和演變結果竟然與皖中的六安、舒城、合肥、廬江、全椒、含山、無為等地相同。馮法強(2017:47)認為，泰如片方言

<sup>13</sup> 江淮官話區多有高元音高化現象，-i元音高化時，前頭常出現摩擦成分，不同學者使用不同的方式來標示這類摩擦成分，如史皓元採用[i<sub>2</sub>]的標記。蘇曉青此處記錄的[-ji]，可能也是這類語音特徵。

<sup>14</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頁26-27。

<sup>15</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頁45-47。

<sup>16</sup> 根據馮法強(2017:33)的說明，該研究泰如片的語料出自顧黔：《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比照顧黔的研究及語料對照表，大豐、泰興、如東、海安、東台等地區，端系字讀舌面塞擦音tɕ-類的情況還包含了止開三的「地<sub>定</sub>」tɕi一例。

<sup>17</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頁46-47。

應存在兩種演變方式：(1)姜堰方言的變化是ti > tsi > tsɿ，音變的動因來自韻母，同皖中方言；(2)其他泰如片方言音變的動因是聲母發起，變化是ti > tɕi > tsɿ。ti > tɕi 的演變方式是韻母不變、聲母擦化，音變的動因來自聲母。<sup>18</sup>

馮法強（2017：45-47）的推論顯得江蘇南部的姜堰方言端系字的演變途徑大異於其他泰如片方言，但為什麼江蘇姜堰方言的演變方式與周邊方言不同，卻與地理位置稍遠的皖中六安、舒城、合肥、廬江、全椒、含山、無為等地如出一轍？而同樣是江淮官話區，為何有的方言演變動因來自韻母，如皖中、姜堰；有的地方演變動因來自聲母，如姜堰以外的泰如片方言？這種變化結果不甚合理，因此有必要再釐清江淮官話端系字讀塞擦音的音變細節。

作者 2019 年實地調查江淮官話泰如片泰興方言（蔣華村）與江淮官話洪巢片鎮江方言（京口區），整體分析後發現，事實上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端系字的語音演變模式及變化起因是一脈相承的。音變的動因皆來自「韻母」，整個演變是高元音-i 高化，導致了元音擦化後，進而造成前頭的聲母擦化，因此端系由塞音發展成為塞擦音。

泰如片的姜堰方言蟹攝開口四等端系字的變化其實與其他泰如片方言的演變規則相符，只是變化比其他泰如片方言快速許多，因此語音形式與變化一樣較快的皖中六安、舒城、合肥、廬江、全椒、含山、無為等方言相同。端系字塞音變塞擦音的語音變化分布範圍很廣，詳細的討論與分析請見下文。

### 三、江淮官話洪巢片端系字的讀音比較

洪巢片的鎮江方言緊鄰揚州地區，兩地只有一江之隔。鎮江話端系字的讀音體現了早於泰興話的語音階段。底下先說明鎮江話蟹開四與止開三端系及相關字群的讀音現象。

先比較揚州、鎮江、合肥等地的讀音。鎮江語料分為老派與新派，老派出自筭遠毅（1999）〈鎮江方言同音字匯〉<sup>19</sup>與向然（2011）《鎮江方言語音研究》。<sup>20</sup>向然的調查，發音人多為鎮江潤州區 50 歲至 60 歲年長者，搭配幾位鎮江京口區的年長者。<sup>21</sup>鎮江新派口音的語

<sup>18</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頁 47。

<sup>19</sup> 筭遠毅：〈鎮江方言同音字匯〉，《鎮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16-28。

<sup>20</sup> 向然：《鎮江方言語音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1 年），頁 6。

<sup>21</sup> 向然：《鎮江方言語音研究》，頁 6。

料是作者 2019 年的田調所得，發音人主要是鎮江京口區 25 歲青年。揚州、合肥語料出自《漢語方音字彙》。<sup>22</sup>底下先比較蟹攝開口四等字的讀音，請見下表二：

表二：揚州、鎮江、合肥蟹開四讀音比較表

	揚州	鎮江(老派) A	鎮江(新派) B	合肥
低 <small>蟹開四齊端</small>	ti1	ti1	tsi <sub>z</sub> 1	tsɿ1
梯 <small>蟹開四齊透</small>	t <sup>h</sup> i1	t <sup>h</sup> i1	ts <sup>h</sup> i <sub>z</sub> 1	ts <sup>h</sup> ɿ1
題 <small>蟹開四齊定</small>	t <sup>h</sup> i2	t <sup>h</sup> i2	ts <sup>h</sup> i <sub>z</sub> 2	ts <sup>h</sup> ɿ2
弟 <small>蟹開四齊定</small>	ti5	ti5	tsi <sub>z</sub> 5	tsɿ5
擠 <small>蟹開四齊精</small>	tɕi3	tɕi3	tɕi <sub>z</sub> 3	tsɿ3
臍 <small>蟹開四齊從</small>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 <sub>z</sub> 2	ts <sup>h</sup> ɿ2
洗 <small>蟹開四齊心</small>	ɕi3	ɕi3	ɕi <sub>z</sub> 3	sɿ3
雞 <small>蟹開四齊見</small>	tɕi1	tɕi1	tɕi <sub>z</sub> 1	tsɿ1
計 <small>蟹開四齊見</small>	tɕi5	tɕi5	tɕi <sub>z</sub> 5	tsɿ5
米 <small>蟹開四齊明</small>	mi3	mi3	mi <sub>z</sub> 3	mɿ3
禮 <small>蟹開四齊來</small>	li3	li3	li <sub>z</sub> 3	ɿ3

上表二顯示，揚州與鎮江老派、鎮江新派，「低端」≠「雞見」、「弟定」≠「計見」，但合肥話「低端」=「雞見」、「弟定」=「計見」。

揚州話及鎮江老派讀音與多數官話方言一致。根據向然（2011：49）的研究，鎮江與揚州兩地雖然隔江並立，但自古以來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密切，彼此相互影響，因此鎮江話與揚州話是十分接近的。<sup>23</sup>

老派鎮江話與新派鎮江話的語音形式已有差異。老派鎮江話蟹開四端系字聲母讀 t-類，精系、見系合為一類讀 tɕ-類，而韻母則都是讀-i。新派鎮江話前高元音韻母已有明顯的「擦化」現象，此處記錄為[i<sub>z</sub>]，這個擦化的高元音韻母連帶使前頭的聲母出現摩擦特

<sup>22</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76-96。

<sup>23</sup> 向然：《鎮江方言語音研究》，頁49。

性，語音變化是： $t > ts / \_ i_z$ ， $t^h > ts^h / \_ i_z$ 。不過老派鎮江話與新派鎮江話音類格局仍然相同，端系一類，精、見兩系一類。

新派鎮江話裡，端系的 $[tsi_z]$ 與精、見系的 $[tci_z]$ 讀音其實相當接近，舌面聲母發音部位明顯偏前，不過發音人仍可清楚區別 $[tsi_z]$ 與 $[tci_z]$ 為二種字音，應將這兩類字描寫為兩個音位。發音人若刻意放慢講話速度、強調端系字的讀音時， $[tsi_z]$ 有時會讀成 $[ti_z]$ ，但 $[tsi_z]$ 和 $[ti_z]$ 二音沒有語意區別，自然語流中這些古端系字的音值多半是 $[tsi_z]$ ，聲母具有塞擦音特色，摩擦特性強烈。

根據朱曉農（2006：99）的研究，漢語方言中有一種很普遍的音變現象，那就是舌面高元音-i、-y、-u高化到頂後繼續高化，之後導致了幾種後續音變，即所謂的「元音高頂出位」，元音高頂出位後的六種變化是：擦化、舌尖化、邊擦化、鼻音化、央化、裂化。<sup>24</sup>新派鎮江話 $[i_z]$ 的讀法是高元音-i高頂出位後導致元音擦化的演變結果。

朱曉農（2006：100-101）指出，當舌面高元音繼續高化，原先已經很窄的高元音氣流通道進一步變窄，此時如果氣流量相應減弱，就會變成近音（approximant）；如果氣流量不相應減弱，那麼層流在通過變窄的氣流孔道時就會變成湍流，從而產生摩擦。吳語中的高元音擦化現象非常普遍，且很多吳方言止蟹攝三四等開口字出現了擦化的前高元音- $i_z$ ，如上海、丹陽童家橋、靖江、江陰、常州、蘇州、吳江黎里、吳江盛澤、金華等地。<sup>25</sup>

上述止蟹攝三四等開口字讀擦化的前高元音- $i_z$ 的吳語，不少是位於江蘇南部地帶，其中丹陽更是緊鄰鎮江地區，可見高元音-i高頂出位後導致擦化變為- $i_z$ 是蘇南的常見現象，橫跨了吳語與江淮官話區。

新派鎮江話前高元音-i高頂出位擦化變為- $i_z$ 後，使得古端母、透母、定母由塞音 t-、 $t^h$ -變為塞擦音 ts-、 $ts^h$ -，這是韻母擦化影響了前頭塞音聲母也一併擦化造成的語音演變。

若韻母- $i_z$ 的高化持續進行，且不堵塞發音通道，- $i_z$ 就會變成舌尖元音- $\eta$ 。這種變化以合肥方言最具代表性。合肥話蟹開四不論聲母為何，韻母一律都讀舌尖元音。精、見兩系字官話一般讀舌面前音 tç-類，但在合肥，精、見兩系字的聲母也變為舌尖前音 ts-類，這個變化結果使得合肥話「低端」=「雞見」讀 ts $\eta$ 1，「題定」=「臍從」讀 ts $\eta$ 2。

根據朱曉農（2006：102）的研究，前元音-i舌尖化可以是直接從 $i > \eta$ ，但更可能是先通過擦化- $i_z$ 這個階段。現代漢語方言如吳語、徽語、晉語、官話、客家話有許多舌尖化的

<sup>24</sup> 朱曉農：《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99。

<sup>25</sup> 朱曉農：《音韻研究》，頁100-101。

演變，分布的範圍不止止攝字或齒音聲母字，這些現象說明了舌尖化是個能產且自然的語音變化。<sup>26</sup>

綜合觀察，揚州、鎮江與合肥三處方言，(1)揚州話最保守，除保留端系塞音 t- 類的讀音外，也維持了端系與精、見兩系不混的格局，(2)鎮江話其次，老派鎮江話同揚州，新派鎮江話端系字已變為塞擦音 ts- 類，但仍與精、見兩系的 tɕ- 類有別，(3)合肥話變化最劇烈，端系、精系、見系合流，一律讀 ts- 類。

此外，江蘇境內的洪巢片方言另外還有端系字讀舌面音 tɕ-、tɕ<sup>h</sup>- 的語音形式，音韻格局卻與合肥話相同，端系、精系、見系合流為一類。例如前引馮青青（2013：25-27、207）的研究，江蘇中部的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地區，古端系字若逢蟹開四韻母，讀 tɕ-、tɕ<sup>h</sup>-，例字如「低<sub>端</sub>」tɕi1、「梯<sub>透</sub>」tɕ<sup>h</sup>i1、「題<sub>定</sub>」tɕ<sup>h</sup>i2、「弟<sub>定</sub>」tɕi5、「齊<sub>從</sub>」tɕ<sup>h</sup>i2、「洗<sub>心</sub>」ɕi3、「雞<sub>見</sub>」tɕi1。<sup>27</sup>這些地區「低<sub>端</sub>」=「雞<sub>見</sub>」tɕi1、「題<sub>定</sub>」=「齊<sub>從</sub>」tɕ<sup>h</sup>i2。由此可見，端系聲母若逢蟹開四韻母，改讀塞擦音，並逐漸與精、見系字合流，是江淮官話洪巢片的演變趨勢。<sup>28</sup>

止攝開口三等字韻母亦有元音高化導致擦化的現象，與蟹開四的韻母平行發展。請見以下止攝字比較表：

表三：揚州、鎮江、合肥止開三讀音比較表

	揚州	鎮江(老派)A	鎮江(新派)B	合肥
地 <sub>止開三脂定</sub>	ti5	ti5	tɕi <sub>z</sub> 5	tsɿ5
自 <sub>止開三脂從</sub>	tsɿ5	tsɿ5	tsɿ5	tsɿ5
四 <sub>止開三脂心</sub>	sɿ5	sɿ5	sɿ5	sɿ5
字 <sub>止開三之從</sub>	tsɿ5	tsɿ5	tsɿ5	tsɿ5
刺 <sub>止開三支清</sub>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寄 <sub>止開三支見</sub>	tɕi5	tɕi5	tɕi <sub>z</sub> 5	tsɿ5
騎 <sub>止開三支群</sub>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 <sub>z</sub> 2	ts <sup>h</sup> ɿ2

<sup>26</sup> 朱曉農：《音韻研究》，頁 102。

<sup>27</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頁 25-27、頁 207。

<sup>28</sup> 事實上江淮官話泰如片也有這種演變趨勢，詳見下文討論。

起 <sub>止開三之溪</sub>	tɕ <sup>h</sup> i3	tɕ <sup>h</sup> i3	tɕ <sup>h</sup> i <sub>z</sub> 3	ts <sup>h</sup> ɿ3
喜 <sub>止開三之曉</sub>	çi3	çi3	çi <sub>z</sub> 3	sɿ3
氣 <sub>止開三微溪</sub>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 <sub>z</sub> 5	ts <sup>h</sup> ɿ5
比 <sub>止開三脂幫</sub>	pi3	pi3	pi <sub>z</sub> 3	pɿ3
皮 <sub>止開三支並</sub>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 <sub>z</sub> 2	p <sup>h</sup> ɿ2
梨 <sub>止開三脂來</sub>	li2	li2	li <sub>z</sub> 2	ɿ2

新派鎮江話[tsi<sub>z</sub>]的讀音與[tɕi<sub>z</sub>]的讀音很接近，舌面聲母 tɕ-的發音部位偏前，與蟹開四情況相同。新派鎮江話的[tsi<sub>z</sub>]、[tɕi<sub>z</sub>]兩音非本地人很容易混淆，自然語流中兩音的音值相當近似，但新派鎮江話[tsi<sub>z</sub>]的讀音與[tsɿ]卻有明顯區別。此外，發音人絕對不會混淆[tsi<sub>z</sub>]、[tɕi<sub>z</sub>]、[tsɿ]三個讀音，可見目前鎮江話的音韻格局與合肥話並不相同。

止攝字僅有脂韻「地<sub>定</sub>」為古端系聲母字。<sup>29</sup>上表三顯示，揚州話與鎮江話「地<sub>定</sub>」≠「字<sub>之從</sub>」≠「寄<sub>支見</sub>」，但「地<sub>定</sub>」=「弟<sub>齊定</sub>」≠「字<sub>從</sub>」≠「寄<sub>支見</sub>」，這個格局與多數的官話方言相符。合肥話的音韻格局特殊，與揚州、鎮江不同，合肥話「地<sub>定</sub>」=「弟<sub>齊定</sub>」=「字<sub>之從</sub>」=「寄<sub>支見</sub>」，都讀tsɿ5，這個格局是後起的合流結果。官話方言精系字一般讀ts-類聲母，韻母則在《中原音韻》時期前後就已變為-ɿ，合肥話端系、見系聲母的演變動因來自近期韻母舌尖元音化i > (i<sub>z</sub>) > ɿ，這個變化帶動了端系聲母擦化為ts-類，也使見系聲母tɕ- > ts-。

江蘇中部的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地區，也有類似的變化。止攝字的變化速度介於合肥與鎮江、揚州之間，語音形式晚於合肥早於鎮江、揚州。根據馮青青（2013：25-27、210-216）的研究，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方言，「地<sub>定</sub>」=「弟<sub>齊定</sub>」=「寄<sub>支見</sub>」讀tci5，而「字<sub>之從</sub>」讀tsɿ5，另成一類。<sup>30</sup>

安徽的江淮官話逢蟹、止攝開口細音字也有高元音高化的變化，多數地區蟹、止攝開口細音字的韻母都已變為舌尖元音-ɿ，少數地區仍讀-i，其中古端系字的聲母今讀有讀塞音 t-類及塞擦音 ts-類兩種。

根據孫宜志（2006：27、204-216）的研究，安徽的蟹、止攝開口細音端系字有三種讀音類型，分別是：(1)t-類聲母搭配-i韻母，(2)t-類聲母搭配-ɿ韻母，(3)ts-類聲母搭配-ɿ韻

<sup>29</sup> 根據《廣韻》，「地」字反切為「徒四切」，但就音韻演變上看，「地」字的音韻行為與蟹攝開口四等字如「弟」沒有區別。「地」字在官話中的地位與《集韻》所載的「大計切」應更相關。

<sup>30</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頁 25-27、頁 210-216。

母。第一類的方言有安慶、樅陽、青陽、桐城；<sup>31</sup>第二類的方言有當塗、滁州、定遠、天長；第三類的方言有合肥、舒城、六安、全椒、含山、無為。例字請見下列比較表：<sup>32</sup>

表四：安徽江淮官話蟹開四讀音比較表

方言類型	地點	例字			
第一類方言 t-類聲母搭配-i韻母	桐城	低端 ti1	梯透 t <sup>h</sup> i1	題定 t <sup>h</sup> i2	弟定 ti5
		齊從 tɕ <sup>h</sup> i2	洗心 ɕi3	雞見 tɕi1	米明 mi3
	青陽	低端 ti1	梯透 t <sup>h</sup> i1	題定 t <sup>h</sup> i2	弟定 ti5
		齊從 tɕ <sup>h</sup> i2	洗心 ɕi3	雞見 tɕi1	米明 mi3
第二類方言 t-類聲母搭配-ɿ韻母	當塗	低端 tɿ1	梯透 t <sup>h</sup> ɿ1	題定 t <sup>h</sup> ɿ2	弟定 tɿ5
		齊從 tɕ <sup>h</sup> ɿ2	洗心 ɕɿ3	雞見 tɕɿ1	米明 mɿ3
	滁州	低端 tɿ1	梯透 t <sup>h</sup> ɿ1	題定 t <sup>h</sup> ɿ2	弟定 tɿ5
		齊從 tɕ <sup>h</sup> ɿ2	洗心 ɕɿ3	雞見 tɕɿ1	米明 mɿ3
第三類方言 ts-類聲母搭配-ɿ韻母	舒城	低端 tsɿ1	梯透 ts <sup>h</sup> ɿ1	題定 ts <sup>h</sup> ɿ2	弟定 tsɿ5
		齊從 ts <sup>h</sup> ɿ2	洗心 sɿ3	雞見 tsɿ1	米明 mɿ3
	全椒	低端 tsɿ1	梯透 ts <sup>h</sup> ɿ1	題定 ts <sup>h</sup> ɿ2	弟定 tsɿ5
		齊從 ts <sup>h</sup> ɿ2	洗心 sɿ3	雞見 tsɿ1	米明 mɿ3

上表四顯示，第一類方言與第二類方言，端系字逢蟹攝開口四等字時，聲母讀音與精系、見系有別，端系是舌尖塞音 t-類，精、見系則分別有 tɕ-類與 tɕ<sup>h</sup>-類兩種，韻母也分成前高元音-i 及舌尖元音-ɿ兩種類型。第二類方言精、見系聲母變為舌葉音，韻母舌尖化為-ɿ，相較於第一類方言，第二類方言的演變更多。第三類的舒城、全椒方言，讀音與合肥話完全一致，端系字一律擦化為塞擦音 ts-類，且與精、見系字完全合流，韻母也一律讀舌尖元音-ɿ，是三類方言中變化最劇烈的類型。

<sup>31</sup> 安徽的桐城、安慶一帶的方言，錢曾怡（2010）改歸入黃孝片。詳細討論請見錢曾怡：《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289-290。

<sup>32</sup> 表四、表五例字出自孫宜志：《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27、頁204-216。

底下再比較止攝開口三等字的讀音。除精系字讀舌尖元音韻母是官話的普遍特色外，其他聲母字的變化大多與蟹攝開口四等字平行。例字請見下表：

表五：安徽江淮官話止開三讀音比較表

方言類型	地點	例字			
第一類方言 t-類聲母搭配-i 韻母	桐城	地 <sub>定</sub> ti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ɕi5	喜 <sub>曉</sub> ɕi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i2	椅 <sub>影</sub> i3
	青陽	地 <sub>定</sub> ti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ɕi5	喜 <sub>曉</sub> ɕi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i2	椅 <sub>影</sub> i3
第二類方言 t-類聲母搭配-ɿ 韻母	當塗	地 <sub>定</sub> tɿ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ʃɿ5	喜 <sub>曉</sub> ʃɿ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ɿ2	椅 <sub>影</sub> ʃɿ3
	滁州	地 <sub>定</sub> tɿ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ʃɿ5	喜 <sub>曉</sub> ʃɿ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ɿ2	椅 <sub>影</sub> ʃɿ3
第三類方言 ts-類聲母搭配-ɿ 韻母	舒城	地 <sub>定</sub> tsɿ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sɿ5	喜 <sub>曉</sub> sɿ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ɿ2	椅 <sub>影</sub> zɿ3
	全椒	地 <sub>定</sub> tsɿ5			
		自 <sub>從</sub> tsɿ5	四 <sub>心</sub> sɿ5	字 <sub>從</sub> tsɿ5	刺 <sub>清</sub> ts <sup>h</sup> ɿ5
		寄 <sub>見</sub> tsɿ5	喜 <sub>曉</sub> sɿ3	皮 <sub>並</sub> p <sup>h</sup> ɿ2	椅 <sub>影</sub> zɿ3

上表顯示，第一類方言最保守，其次為第二類方言，第三類方言變化最劇烈。官話方言止攝精系字一般不與見系字同聲母，韻母也有差別。桐城、青陽等第一類方言與多數的

官話方言表現一致，精系字讀  $ts$ -類，搭配舌尖元音  $\eta$  韻母，且端系字「地<sub>定</sub>」讀塞音  $t$ -，是最保守的類型。第二類的當塗、滁州方言，不論聲母條件，韻母都已變為舌尖元音  $\eta$ ，但端系字「地<sub>定</sub>」聲母仍讀塞音  $t$ -，維持了端系、精系、見系聲母三分的格局，不過見系聲母不讀舌面音  $tç$ -類，而是讀舌葉音  $tʃ$ -類，但因此處見系字的韻母已變為舌尖元音  $\eta$ ，因此下一步驟很可能見系的  $tʃ$ -類就與精系的  $ts$ -類合流為一。舒城、全椒等第三類方言是變化最劇烈的區域，除了韻母早已變為舌尖元音  $\eta$  外，端系、精系、見系聲母合流為一類，一律讀  $ts$ -類。

綜合表四、表五的比較，安徽的江淮官話端系字的讀音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方言「弟<sub>齊定</sub>」=「地<sub>脂定</sub>」讀  $ti5$ ，以安慶、樅陽、青陽、桐城為代表。第二類方言「弟<sub>齊定</sub>」=「地<sub>脂定</sub>」 $tɿ5$ ，以當塗、滁州、定遠、天長為代表。第三類方言「弟<sub>齊定</sub>」=「地<sub>脂定</sub>」 $tsɿ5$ ，以合肥、舒城、六安、全椒、含山、無為為代表。

孫宜志（2006：27-28）認為，安徽江淮官話古端系字在  $\eta$  韻母前今讀  $ts$ -、 $ts^h$ -，是韻母的發音特徵影響聲母，使聲母的發音方法產生了變化，由塞音變成塞擦音，音變過程是  $ti > t^2\eta > ts\eta$ 。<sup>33</sup>

前文提到，前高元音變為舌尖元音是漢語方言高元音高頂出位的一種常見模式，變成舌尖元音前，高元音多半先帶有強烈的摩擦特色，之後才變成舌尖元音。表四、表五所列的安徽第二類方言與第三類方言有明顯的元音高化、摩擦化現象，表五例字「椅<sub>支影</sub>」的讀音也可以證明。

「椅<sub>支影</sub>」為古影母字，依照官話方言聲母演變規律，「椅<sub>影</sub>」的今讀當為零聲母，如桐城、青陽等安徽第一類方言所示，但當塗、滁州、舒城、全椒等第二類和第三類方言，「椅<sub>影</sub>」字分別讀  $ʒ$ -或  $z$ -聲母。這個聲母的出現是前高元音  $i$  逐步高化、擦化後的結果，音變是  $i > ʒi > ʒ\eta$ 、 $i > zi > z\eta$ 。變為舌葉的  $ʒ$ -或平舌的  $z$ -受系統內有無舌葉音控制。

高元音高化後，元音前形成輔音，進而「增生」新聲母，是客語裡很常見的變化。根據陳筱琪（2012：734）的研究，客家話高元音  $-u$  及  $-i$  起首的零聲母音節，普遍在音節起首處出現摩擦成分，進而形成輔音性質的「新聲母」，因此使原為合口及齊齒的零聲母字「增生」出新聲母。 $-u$  前發展出的聲母，多數客語是  $v$ -，而  $-i$  前發展出的聲母種類較多，臺灣客語最常見的是  $ʒ$ -聲母。 $-i$  前也有出現  $z$ -聲母的類型，例如秀篆客語。

從語音成分的轉變來說，客語新聲母發展的行為就是高元音持續朝擦音演變的過程。從聽覺上來說，客語因音變而形成的摩擦成分常與高元音並存，故一般將其語音描寫為  $vu$ -或  $ʒi$ -，因此，就「音節結構」的層面來說，高元音前形成的擦音成分是「零聲母字增生新

<sup>33</sup> 孫宜志：《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頁 27-28。

聲母」的音變，但就語音性質來說，是「高元音的擦化」音變。客語的變化是：u->vu->v- 及 i->ʒi->ʒ-。<sup>34</sup>

安徽江淮官話的變化與客語平行，前高元音-i的持續高化造成元音帶有強烈摩擦性質，使得元音之前出現了輔音聲母ʒ-或z-。與客語不同的是，安徽江淮官話新聲母「增生」後，高元音仍持續高化，最後變成舌尖元音-ɿ，因此「椅<sub>支影</sub>」字在前高元音高化劇烈的區域讀成了ʒɿʒ 或zɿʒ。客家話高元音前增生出新聲母後，身為演變條件的高元音反而弱化，高元音最終消失了，因此最後整個音節變為開口呼的韻母。<sup>35</sup>

此外，孫宜志（2006：27-28）指出，當塗、滁州、定遠、天長等地的方言t-、t<sup>h</sup>-在-ɿ前雖然沒有變成ts-、ts<sup>h</sup>-，例字如滁州話「地<sub>脂定</sub>」讀tɿ5、「體<sub>齊透</sub>」讀t<sup>h</sup>ɿ3，但這類音節實際上在聲母t-、t<sup>h</sup>-與-ɿ韻母之間有摩擦成分，這些端系字的實際發音是[t<sup>ʔ</sup>ɿ]。<sup>36</sup>

前文提到，江蘇新派鎮江話端系的[tsi<sub>ɿ</sub>]有時會被讀成[tɿ<sub>ɿ</sub>]，而[tsi<sub>ɿ</sub>]、[tɿ<sub>ɿ</sub>]二音沒有語意區別，安徽當塗、滁州、定遠、天長等地區的[t<sup>ʔ</sup>ɿ]讀音與鎮江的[tɿ<sub>ɿ</sub>]~[tsi<sub>ɿ</sub>]應是相當接近的，聲母都具有明顯的摩擦特徵，韻母高化近似舌尖元音-ɿ。新派鎮江話止攝精系字如「自<sub>脂從</sub>」tsɿ5、「次<sub>脂清</sub>」ts<sup>h</sup>ɿ5、「四<sub>脂心</sub>」sɿ5等字的讀音，整體的發音部位更高、更前，與端系、見系如「地<sub>脂定</sub>」tsi<sub>ɿ</sub>5、「器<sub>脂溪</sub>」tei<sub>ɿ</sub>5等音節都有語意區別，因此端系、精系、見系三者要區隔成不同的聲母音位，這個格局與安徽當塗、滁州、定遠、天長地區完全一致。

前高元音高化是江蘇、安徽江淮官話的普遍現象，除了上舉地區外，根據馮青青（2017：115-118）的研究，江蘇的漣水、洪澤、金湖、揚州、濱海、射陽、阜寧、寶應等地，蟹、止攝字也有這種變化，但各地元音高化的演變結果不完全相同，有些地區是舌尖元音化，有些則是韻母裂化。<sup>37</sup>一般來說，韻母裂化會使元音不帶有摩擦特徵，因此端系聲母大多會維持讀塞音t-或t<sup>h</sup>-，較少音變成塞擦音。

從聽覺上，高元音的擦化、舌尖化、裂化應不難區別。若以普通話的高元音-i 音色為基礎，擦化後的高元音有明顯的摩擦色彩，發音位置更高且更緊，作者實際調查過的幾個閩西方言，高元音也都有這種又高又緊的語音特色。其次，舌尖化後，則高元音-i 已變為

<sup>34</sup> 陳筱琪：〈客語高元音的擦化音變與閩客接觸時的規律轉變〉，《清華學報》第 42.4 期（2012 年 12 月），頁 734。

<sup>35</sup> 另一種看法是，漢語所謂零聲母其實往往伴隨著一種緊喉作用，因此輔音成份的增生可能是緊喉作用的[ʔ]在[i]之前產生。由於是伴隨作用，所以ʔ-在-u 前變為 v-，在-i 前變為ʒ-，徵性均與主要元音的部位相關。然ʔ-為喉塞音，但 v-、ʒ-、z-卻都是擦音，此處塞音轉變為擦音的演變條件不明。若為發高元音-i、-u 前緊喉產生的伴隨作用，微弱的「伴隨作用」轉變為音色明顯的 v-、ʒ-、z-等擦音，應屬條件音變，有特定的演變機制與音變條件存在才是。

<sup>36</sup> 孫宜志：《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頁 27-28。

<sup>37</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蟹止攝開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頁 115-118。

舌尖元音-ɿ，高元音與舌尖元音二者的音色差異明顯，相當好辨認。至於裂化演變，則需一同觀察聲母條件及鄰近方言的語音型態，若出現相應的韻母複元音化，如-i 變為-ei 或-ie，-u 變為-ou 或-uo 等，且聲母不變化，那就是裂化音變。

#### 四、江淮官話泰如片端系字的讀音比較

泰興市位於蘇南江淮官話泰如片的西側邊緣，緊鄰蘇南洪巢片區域。本次田調的泰興蔣華村位於泰興西部，一般稱為泰興西鄉地區。底下將依序比較蘇南泰如片方言蟹開四與止開三的讀音。除了泰興蔣華村的語料出自 2019 年的田野調查資料外，其餘南通、如皋、泰興古溪鎮、大豐、姜堰等地的語料來自顧黔(2001)《通泰方言音韻研究》<sup>38</sup>及顧黔(2015)《泰興方言研究》。<sup>39</sup>

蘇南泰如片方言蟹攝開口四等字的比較請見下表六：

表六：泰如片方言蟹開四讀音比較表

	南通	如皋	泰興 <sup>蔣華村</sup> (西鄉)	泰興 <sup>古溪鎮</sup> (東鄉)	大豐	姜堰
低 <sup>蟹開四齊端</sup>	ti1	ti1	tsi <sub>z</sub> 1	tɕi1	tɕi1	tsɿ1
梯 <sup>蟹開四齊透</sup>	t <sup>h</sup> i1	t <sup>h</sup> i1	ts <sup>h</sup> i <sub>z</sub> 1	tɕ <sup>h</sup> i1	tɕ <sup>h</sup> i1	ts <sup>h</sup> ɿ1
題 <sup>蟹開四齊定</sup>	t <sup>h</sup> i2	t <sup>h</sup> i2	ts <sup>h</sup> i <sub>z</sub> 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s <sup>h</sup> ɿ2
弟 <sup>蟹開四齊定</sup>	t <sup>h</sup> i6	t <sup>h</sup> i1	ts <sup>h</sup> i <sub>z</sub> 1	tɕ <sup>h</sup> i1	tɕ <sup>h</sup> i1	ts <sup>h</sup> ɿ1
擠 <sup>蟹開四齊精</sup>	tɕi3	tɕi3	tɕi <sub>z</sub> 3	tɕi3	tɕi3	tsɿ3
齊 <sup>蟹開四齊從</sup>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 <sub>z</sub> 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ɿ2
洗 <sup>蟹開四齊心</sup>	ɕi3	ɕi3	ɕi <sub>z</sub> 3	ɕi3	ɕi3	sɿ3
雞 <sup>蟹開四齊見</sup>	tɕi1	tɕi1	tɕi <sub>z</sub> 1	tɕi1	tɕi1	tsɿ1
計 <sup>蟹開四齊見</sup>	tɕi5	tɕi5	tɕi <sub>z</sub> 5	tɕi5	tɕi5	tsɿ5
米 <sup>蟹開四齊明</sup>	mi3	mi3	mi <sub>z</sub> 3	mi3	mi3	mɿ3
禮 <sup>蟹開四齊來</sup>	li3	li3	li <sub>z</sub> 3	li3	ni3	ɱɿ3

<sup>38</sup> 顧黔：《通泰方言音韻研究》，頁 198-204。

<sup>39</sup> 顧黔：《泰興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109-110。

上表六顯示，南通、如皋是演變最保守的方言，端系聲母字讀t-類，韻母也仍是前高元音-i，此種類型還有泰州方言。但根據顧黔（2001：12-29）的描述，南通、如皋tc-類與-i韻母相拼時，發音部位是偏前的，而泰州話的tc-類聲母更有明顯的摩擦特徵，與北京話大不相同。南通、如皋、泰州三處方言的/-i/都帶有明顯的摩擦特徵，可記為[ji-]。<sup>40</sup>也就是說，南通、如皋、泰州三處也存在著高元音高頂出位導致擦化的語音特性，只是端系聲母字尚未變為塞擦音。整體來說，南通、如皋、泰州方言的語音階段和音韻格局與皖中的安慶、樅陽、青陽、桐城等地近似。

泰興西部的蔣華村端系字已變塞擦音ts-類，但與精、見系聲母仍有分別，發音人不會混淆，端系字與精、見系字是兩種聲母類型。泰興蔣華村精、見系讀舌面音tc-類，不過蔣華村蟹開四的韻母有明顯的摩擦特徵，此處描寫為[i<sub>z</sub>]。精、見系字整個音節的發音部位也偏前，韻母具有明顯的摩擦特質，這連帶使前頭的/tc-/聲母也有摩擦特性，實際音值與江蘇北部的中原官話區有明顯差別。<sup>41</sup>

泰興蔣華村的韻母[i<sub>z</sub>]，與新派鎮江話相似，但是泰興蔣華村的摩擦特性比新派鎮江話還要更明確，韻母音色更接近舌尖元音。泰興蔣華村端系的[tsi<sub>z</sub>]沒有[ti<sub>z</sub>]這個同位音，因此總體來說，泰興西鄉的變化比新派鎮江話還要更快。泰興蔣華村的語音形式與音韻格局和皖中的當塗、滁州、定遠、天長等地區接近。

泰興東部的古溪鎮及大豐方言的音韻格局，是音變的第三階段，端系字與精、見系合流為一類。這些方言聲母讀舌面音tc-類，韻母是-i，此類方言還有如東、海安、東台。根據顧黔（2001）對泰如片各地方音的研究，該區域聲母tc-與-i相拼時都有摩擦特性，只不過部分方言端系與精、見合流，部分區域端系與精、見系仍有分別。因此，為了突出這些方言前高元音的摩擦特徵，描寫為[tci]不如描寫為[tci<sub>z</sub>]。<sup>42</sup>

此外，位於江蘇中部、屬洪巢片的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等地，端系字也與精、見兩系合流，聲母讀tc-類，韻母是-i。依據泰如片多數的情況及皖中江淮官話的表現，合理推測江蘇中部的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方言的/tci/，聲母發音部位偏前，韻母帶有摩擦特徵，其音值應當更接近[tci<sub>z</sub>]。

<sup>40</sup> 顧黔：《通泰方言音韻研究》，頁 12-29。

<sup>41</sup> 本次田野調查也一併調查了江蘇徐州話（泉山區）作為對照組。徐州話的前高元音-i 與北京相似，有明顯的舌面前音特徵，並無摩擦特色。

<sup>42</sup> 泰如片雖/tci/的發音部位偏前且元音帶有明顯的摩擦特徵，但與系統內的/tsɿ/仍有語音及音位的差異，因此仍應區分二者。

泰如片變化最劇烈的是姜堰方言，演變與皖中的合肥、舒城、六安、全椒、含山、無為地區一致，端系字變為 ts-類，韻母舌尖元音化為-ɿ，精系、見系字也有相同的變化，造成端系、精系、見系完全不分的形式。例字如「低<sub>齊端</sub>」=「雞<sub>齊見</sub>」tsɿ1、「題<sub>齊定</sub>」=「齊<sub>齊從</sub>」ts<sup>h</sup>ɿ2。

底下再比較泰如片方言的止攝字，請見下表七：

表七：泰如片方言止開三讀音比較表

	南通	如皋	泰興 <sub>蔣華村</sub> (西鄉)	泰興 <sub>古溪鎮</sub> (東鄉)	大豐	姜堰
地 <sub>止開三脂定</sub>	t <sup>h</sup> i6	t <sup>h</sup> i1	ts <sup>h</sup> i <sub>z</sub> 1	tɕ <sup>h</sup> i1	tɕ <sup>h</sup> i1	ts <sup>h</sup> ɿ1
自 <sub>止開三脂從</sub>	ts <sup>h</sup> ɿ6	ts <sup>h</sup> ɿ1	ts <sup>h</sup> ɿ1	tsɿ1	tsɿ1	tsɿ1
四 <sub>止開三脂心</sub>	sɿ5	sɿ5	sɿ5	sɿ5	sɿ5	sɿ5
字 <sub>止開三之從</sub>	ts <sup>h</sup> ɿ6	ts <sup>h</sup> ɿ1	ts <sup>h</sup> ɿ1	ts <sup>h</sup> ɿ1	ts <sup>h</sup> ɿ1	ts <sup>h</sup> ɿ1
刺 <sub>止開三支清</sub>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ɿ5
寄 <sub>止開三支見</sub>	tɕi5	tɕi5	tɕi <sub>z</sub> 5	tɕi5	tɕi5	tsɿ5
旗 <sub>止開三之群</sub>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 <sub>z</sub> 2	tɕ <sup>h</sup> i2	tɕ <sup>h</sup> i2	ts <sup>h</sup> ɿ2
起 <sub>止開三之溪</sub>	tɕ <sup>h</sup> i3	tɕ <sup>h</sup> i3	tɕ <sup>h</sup> i <sub>z</sub> 3	tɕ <sup>h</sup> i3	tɕ <sup>h</sup> i3	ts <sup>h</sup> ɿ3
喜 <sub>止開三之曉</sub>	ɕi3	ɕi3	ɕi <sub>z</sub> 3	ɕi3	ɕi3	sɿ3
氣 <sub>止開三微溪</sub>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 <sub>z</sub> 5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5	ts <sup>h</sup> ɿ5
皮 <sub>止開三支並</sub>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 <sub>z</sub> 2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2	p <sup>h</sup> ɿ2
梨 <sub>止開三脂來</sub>	li2	li2	li <sub>z</sub> 2	li2	li2	ɱɿ2
椅 <sub>止開三支影</sub>	i3	i3	i <sub>z</sub> 3	i3	i3	ɿ3

止開三與蟹開四相似，南通、如皋是演變最保守的方言，端系聲母字讀 t-類，韻母是前高元音-i，此種類型還有泰州方言。南通、如皋、泰州三處方言的/-i/帶有明顯的摩擦特徵，是高元音高化後擦化的結果，可記為[ji-]。而南通、如皋、泰州止攝精系字讀 ts-類聲母搭配舌尖元音-ɿ，與見系字聲、韻不同，這是一般官話方言的特徵。

泰興西部的蔣華村端系字已變塞擦音 ts-類，但與見系聲母的 tɕ-類仍有分別，而止攝端系字、見系字的韻母與蟹開四相同，有明顯的摩擦特徵，此處描寫為[i<sub>z</sub>]。見系字整個

音節的發音部位偏前，韻母的摩擦特質連帶使其前頭的/tɕ-/聲母也有摩擦特性。泰興蔣華村止攝的韻母[i<sub>2</sub>]摩擦成分比新派鎮江話還要更明顯，因此泰興蔣華村的[tsi<sub>2</sub>]和[tsɿ]的語音差異比鎮江話更小，但當地人仍可區別兩音，因此端系與精系是兩類字，尚未如姜堰方言一樣，合而為一。

泰興東部的古溪鎮及大豐方言的音類格局顯示了音變的第三階段，這處的方言端系字與見系字合流，聲母讀 tɕ-類，韻母是-i，此類方言還有如東、海安、東台。前文提及，泰如片聲母 tɕ-與-i 相拼時都有摩擦特性，發音部位偏前，語音與 ts-類聲母很相近。只不過部分方言止攝端系與見系合流，部分方言端系與見系仍有分別。

姜堰是泰如片中演變最劇烈的方言，端系字變為 ts-類，韻母也舌尖元音化讀-ɿ，並出現端系、精系、見系合流的現象。姜堰方言的語音格局與其他泰如片方言不同，看似奇特，但若擴大比較區域，與安徽的江淮官話相比，姜堰方言的演變方式與結果其實和合肥、舒城等地完全一致，並非特殊現象。

泰如片中變化最特殊的其實是興化方言。興化方言蟹開四精系、見系字讀 tɕi，零聲母字讀-i 韻母，其他聲母字的韻母則是-ɔi，例字如「梯<sub>齊透</sub>」t<sup>h</sup>ɔi1、「弟<sub>齊定</sub>」t<sup>h</sup>ɔi6、「低<sub>端齊</sub>」tɔi1。興化方言的端系聲母字讀塞音 t-、t<sup>h</sup>-。

興化方言的變化是高元音高頂出位後「裂化」的反映，馮青青（2017：117-118）指出蘇北的江淮官話也有不少方言有裂化現象。<sup>43</sup>前文已提及，這類方言因高元音裂化為複元音後，元音本身反而不再有強烈的摩擦特質，所以端系字仍然讀塞音，並沒有變成塞擦音。興化方言止攝字的變化也相同，例字如「地<sub>脂定</sub>」讀t<sup>h</sup>ɔi6。

不過興化方言止攝字的變化較蟹開四稍慢，興化方言止攝的見系和零聲母字讀-i韻母，精、知、章、莊系字讀舌尖元音-ɿ，<sup>44</sup>其他聲母字大多已由-i裂化為-ɔi，僅少數唇音聲母字仍讀-i韻母，是尚未音變或未音變的殘餘，例字如「比<sub>脂幫</sub>」pi3、「皮<sub>支並</sub>」p<sup>h</sup>i2、「屁<sub>脂滂</sub>」p<sup>h</sup>i5。底下以止攝字為例，興化方言的語音格局如下表八所示：

<sup>43</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蟹止攝開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頁 117-118。

<sup>44</sup> 江蘇的江淮官話大多不分捲舌、平舌。

表八：興化方言止攝字的讀音比較表

見系字	零聲母字	精知莊章聲母字	其他聲母字
tɕi	i	tsɿ	təi ləi pəi、pi

前引例字，提到不少古濁上、濁去字，根據本次田調資料及顧黔（2001：485-487）的研究，泰如片方言古濁上及濁去字常有文白異讀，文讀音大多讀去聲，白讀音讀陰平為多。<sup>45</sup>如泰興話（蔣華村）濁上字「弟<sub>齊定</sub>」讀陰平調，濁去字「地<sub>至定</sub>」也讀陰平調，兩字同音。而古全濁聲母清化後，泰如片有些地區讀送氣清音，有些地方讀不送氣清音，有些地方則兩者兼有，具有層次異讀現象。

關於通泰方言全濁清化後不論平仄皆讀送氣，同時濁上歸陰平的特徵，與客語如出一轍。張光宇（2019：387-388）指出，通泰方言的性質可分兩方面來說：就文讀而言，通泰的文讀音相當於江淮官話的白讀，起於宋金元中原官話的文教推廣。就白讀來說，韻母的音讀模式近似吳語，而聲母及相關的聲調歸趨近似客家話。從移民史的過程看，通泰地區的先民是永嘉之亂司豫移民的一支，這一點與客家先民是一致的。南下的移民到了通泰地區習染當地吳語，而又沒有完全放棄原鄉的語言習慣，經過長期融合演變後，成今日形貌。永嘉之亂前的河南可能是全濁清化平仄皆送氣的，所以從河南移出的移民都帶著這個類型特點。<sup>46</sup>

## 五、江淮官話端系字讀塞擦音的演變原因

經過上述對江蘇江淮官話、安徽江淮官話的仔細比較，這些方言端系字逢中古蟹開四或止開三時讀塞擦音的現象實來自前高元音*i* 升高帶來的摩擦特徵，連帶使前頭的塞音聲母增添摩擦特性，最終變成塞擦音聲母。或變為 *ts*-類，或變為發音部位明顯偏前的 *tɕ*-類。

<sup>45</sup> 詳細討論請見顧黔：《通泰方言音韻研究》，頁 485-487。

<sup>46</sup> 詳細討論請見張光宇：《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 387-388。

有的方言端系字變為塞擦音後，仍與精、見系字有分別，例如江蘇泰如片的泰興西部區域或洪巢片的鎮江方言。以泰興西部區域（蔣華鎮）為例，「地<sub>脂定</sub>」、「弟<sub>齊定</sub>」讀ts<sup>h</sup>i<sub>z</sub>l，但「妻<sub>齊清</sub>」、「欺<sub>之溪</sub>」讀tɕ<sup>h</sup>i<sub>z</sub>l，「資<sub>脂精</sub>」則是tsɿl，三類字讀音格局是不同的。而安徽皖中區域的當塗、滁州方言，雖然端系字還沒完全塞擦音化，但其語音[t<sup>ʰ</sup>-]與塞擦音ts-只有一步之遙。<sup>47</sup>

有的方言端系字變為塞擦音後，聲母與精、見系合流，這種類型在泰如片的泰興東部區域、大豐、如東、海安、東台等地，以及位於江蘇中部的鹽城（鹽都）、建湖（建陽）、高郵（高郵）等洪巢片方言都可看見。舉例來說，泰興話東部區域（古溪鎮），「地<sub>脂定</sub>」=「弟<sub>齊定</sub>」=「欺<sub>之溪</sub>」=「妻<sub>齊清</sub>」tɕ<sup>h</sup>i<sub>z</sub>l，而「資<sub>脂精</sub>」讀tsɿl，這類方言蟹開四與止攝開三的讀音狀態仍保有區別。

另外一些方言，端系字變為塞擦音後，聲母、韻母都與精、見系字合流，蟹開四與止開三完全沒有分別，如泰如片的姜堰，或安徽的合肥、舒城、六安、全椒、含山、無為地區。這類方言端系字的聲母變為ts-類，韻母則舌尖元音化為-ɿ，與止攝精系字完全合流，不像前面泰興、鎮江、鹽城（鹽都）等方言區，蟹開四與止開三的精系字讀音仍是有分別的。

綜上所述，前高元音高化出現擦化特性是江淮官話的常見現象，而高元音擦化的下一階段就是舌尖化，目前江蘇的方言以體現擦化階段為主，安徽的方言則以舌尖化為多，大致上可以說安徽的音變發展快於江蘇。

前文論及泰如片端系聲母讀塞擦音可能存有兩種演變途徑，一種是由韻母啟動音變，一種是由聲母啟動音變，但深入觀察後，其實泰如片的變化途徑只有一類，都是來自於韻母高化後擦化，最後影響前頭的聲塞音母變為塞擦音。也就是說，泰如片端系字的演變都來自韻母啟動，與大多數的江淮官話表現一致。

整個端系聲母擦化演變的過程是ti > ti<sub>z</sub> > tsi<sub>z</sub> > tsɿ，有的方言地區則是ti > ti<sub>z</sub> > tɕi<sub>z</sub> > tsɿ。泰如片的姜堰方言變化相當快，已發展至最後階段，與安徽的合肥、舒城等地相同，其餘的泰如片方言區，端系字塞擦音化後大多讀[tɕi<sub>z</sub>]，已與精、見系的舌面音合流。造成泰如片端系字音變的原因是韻母擦化引起，而非聲母自身擦化導致。

<sup>47</sup> 泰興西部口音雖與鎮江相近，但仍保有泰如片基本的音韻特徵，如濁上、濁去字讀陰平、全濁清化讀送氣，這種特徵在鎮江是看不見的。

## 六、結語

本論文討論江淮官話端系字逢蟹開四、止開三韻母時讀塞擦音聲母的現象。綜合作者2019年的田調資料與深入比對江蘇、安徽江淮官話蟹開四、止開三的讀音與音韻格局，江淮官話端系字的音變是：ti（揚州、南通）> ti<sub>ɛ</sub>（滁洲、當塗）> tsi<sub>ɛ</sub>（鎮江、泰興西部）> tsɿ（姜堰、合肥），有的地區則是ti（揚州、南通）> ti<sub>ɛ</sub>（滁洲、當塗）> tci<sub>ɛ</sub>（泰興東部、鹽城鹽都）> tsɿ（姜堰、合肥）。<sup>48</sup>

聲母變化的演變動因來自前高元音韻母高化後出現摩擦現象。元音擦化是高元音高頂出位的結果之一，韻母擦化使前頭的聲母也附帶摩擦成分，因此端系字由塞音 t-、t<sup>h</sup>-發展為塞擦音，有的地區變成 ts-、ts<sup>h</sup>-，有的地區則是 tɕ-、tɕ<sup>h</sup>-。

光從音類分合上，無法斷定 tsi<sub>ɛ</sub>和 tci<sub>ɛ</sub>有無先後順序。以蟹攝開口四等字為例說明，目前的語音資料無法確定演變方向是：(1)端系變同具舌面音特徵的精、見系，或(2)精、見系舌面音色彩消失讀同舌尖音特徵的端系。不過從演變最終結果是 tsɿ，及該區域的前高元音-i 普遍具有摩擦特性來說，演變過程很可能是原讀舌面音的精、見系聲母持續前化為舌尖音，最後與端系字的聲母合流為一類。

江淮官話內，端系字塞擦音化的變化速度並不一致，安徽合肥、江蘇姜堰變化最快，但鄰近姜堰的江蘇南通、揚州，端系字擦化卻尚未發生，<sup>49</sup>地理位置似乎非此音變發展速度的決定條件。但可以確定的是，使端系字塞擦音化的演變動因在韻母高化後引起聲母塞擦音化，若該方言韻母高化後的擦化變化發展快，則端系字塞擦音化快，反之，若該方言韻母高化慢甚至不高化，則該方言端系字就缺少了塞擦音化的條件，因此這個方言的端系字聲母大多讀塞音。蘇北的江淮官話端系字大多沒有塞擦音化的現象，可能是鄰近中原官話區，高元音高化的語音特性較不明顯造成的。

<sup>48</sup> 另一種看法是：這類從地理語音現象推導歷史音變的手法，想像成分居多，難以證明確有此種演變發生，因語音演變可能是突變的，由 A 變 B 未必能夠切分成這些階段。梅耶曾指出應當觀察的是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變化本身。然藉由親屬語言或方言的語音形式，推測早期階段，是構擬古代語言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構擬近代、中古甚至古代漢語的語音形式，也是這類研究方式。梅耶雖指出應當觀察的是變化結果，而不是變化本身，但亦有不少學者著重音變規律發展的中間歷程，如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張光宇：《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论與實踐》。歷史語言學的討論不僅是關注變化結果，分析漢語方言的語音形式，推論漢語史上的音變過程應當同時注重。本處討論的端系（以端母為例）蟹攝四等字本讀 ti，若中間沒有任何語音階段，實在很難相信有什麼原因可使之「突變」為 tsɿ。

<sup>49</sup> 這就就目前可見到的揚州、南通方言調查資料得出的結論。或許近年該處方言端系字的聲母讀音已有塞擦音化的現象出現。

## 徵引文獻

### 近人論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中國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China*（香港 Hongkong：朗文出版社 Lang Wen Press，1987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Language Atlas of China - Chinese Dialects*（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2 年）。
- 王洪君 WANG, HONG-JUN：《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Li Shi Yu Yan Xue Fang Fa Lun Yu Han Yu Fang Yan Yin Yun Shi Ge An Yan 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4 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漢語方音字彙》*Han Yu Fang Yin Zi Hui*（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 Wen Press，2003 年）。
- 向然 XIANG, RAN：《鎮江方言語音研究》*Zhen Jiang Fang Yan Yu Yin Yang Jiu*（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Dissertation，2011 年）。
- 朱曉農 ZHU, XIAO-NONG：《音韻研究》*Yin Yun Yan 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06 年）。
- 孫宜志 SUN, YI-ZHI：《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An Hui Jiang Huai Guan Hua Yu Yin Yan Ji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 Shan Book Company，2006 年）。
- 笮遠毅 DA, YUAN-YI：〈鎮江方言同音字匯〉“Zhen Jiang Fang Yan Tong Yin Zi Hui”，《鎮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Zhen Jiang Shi Zhuan Xue Bao (She Hui Ke Xue Ban)*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16-28。
- 張光宇 ZHANG, GUANG-YU：《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Hang Yu Yu Yin Fa Zhan Shi Li Shi Yu Yan Xue De Li Lun Yu Shi Jia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19 年）。
- 陳筱琪 CHEN, XIAO-QI：〈客語高元音的擦化音變與閩客接觸時的規律轉變〉“The Spirantization of High Vowels in Hakka and Rule Change Resulting from Contact with Min”，《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42.4（2012 年 12 月），頁 733-775。  
DOI：10.6503/THJCS.2012.42(4).05
- 馮法強 FENG, FA-QIANG：《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Jin Dai Jiang Huai Guan Hua Yin Yun Yan Jiu Ji Qi Ming Dai Yin Xi Gou Ni*（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Science Press，2017 年）。

- 馮青青 FENG, QING-QING:《蘇北方言語音研究》*Su Bei Fang Yan Yu Yin Yan 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2013 年)。
- 馮青青 FENG, QING-QING:〈蘇北方言蟹止攝開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Su Bei Fang Yan Xie Zhi She Kai Kou San Si Deng De Yuan Yin Gao Hua*”,《中國方言學報》*Zhong Guo Fang Yan Xue Bao* 第 7 期 (2017 年 9 月), 頁 113-119。
- 錢曾怡 QIAN, ZENG-YI:《漢語官話方言研究》*Han Yu Guan Hua Fang Yan Yan Ji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2010 年)。
- 蘇曉青 SU, XIAO-QING:〈江蘇省鹽城方言的語音〉“*Jiang Su Sheng Yan Cheng Fang Yan De Yu Yin*”,《方言》*Dialect* 1993 年第 2 期 (1993 年 5 月), 頁 121-122。
- 顧黔 GU, QIAN:《通泰方言音韻研究》*Tong Tai Fang Yan Yin Yun Yan Jiu* (南京 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年)。
- 顧黔 GU, QIAN:《泰興方言研究》*Tai Xing Fang Yan Yan Ji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年)。

## **The Sound Change About Stops to Affricates on Duan-Xi in Lower Yangtze Mandarin**

CHEN, XIAO-QI

(Received January 31, 2020 ; Accepted April 24, 2020)

###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discussing about the sound change on words from Duan-Xi (端系) in the Lower Yangtze Mandarin. If the words from Duan-Xi with Xie-Kai-si (蟹開四) and Zhi-Kai-san(止開三)in middle Chinese, the words in some dialects today pronounce affricates. In other words, the alveolar stops (t- group) became affricates. Some places stops developed into dental affricates (ts- group) , and some were Palatal affricates (tɕ- group) . It resulted from the friction on high vowel -i. The change rule is :  $ti > ti_z > tsi_z > tsɿ$  or  $ti > ti_z > tɕi_z > tsɿ$ .

Keywords: Lower Yangtze Mandarin, Words of Duan-Xi, Affricates, Friction on rime,  
Sound change

